

習藝心得摘抄

吳雨

風格的形成，必須建構在藝術家對現實反映獨創性上，它要求藝術家以自己獨特的藝術形式，揭示現實生活中的美的方面及其內在含義，創造別人無法代替的藝術美，它是藝術家素質、修養、學養與繪畫實踐的投射，高爾基說：“風格即是人”，如趙之謙筆下的花卉撲茂邁艷，呈富貴之氣，是清代巨賈豪門的時尚，任伯年的作品佛鬱昂藏而充滿生機，是清末民初上海新興資產階級甚喜的風範，虛谷的冷雋超逸，充溢內美之蘊，吳昌碩以石鼓文和篆刻入筆，作風蒼渾醇厚，更能切入文人雅士的怡情悅性，而齊白石既具文人畫的神韻，又有民間藝術的純樸，他是給大眾看的，比較而言，我更喜歡齊白石。我從中取納他的“群眾語言”。

在國畫界私下有種說法：“齊白石是老天爺派來專門畫畫的，崔子範是歪打正着，王雪濤是畫一輩子畫不知畫為何物。”我認為此言差矣。齊白石青燈下的苦修，崔子範雖從政有年，但他的藝術實踐和具有畢加索一樣的藝術資賦，決不是“歪打”。王雪濤師從小寫意著稱的王夢白，他轉移多師，尋求新意，以寫生得來的功力，又從明代花鳥大家林良、呂紀處吸取營養，他筆下妍麗明快的色調、飽和自然生命的花鳥，用筆整飭精確、靈動自如、使人感到大自然的情趣和生命的勃發。當然，用文人的“宜人、宜清、宜逸”的審美尺準來衡量，王雪濤的畫是屬於“凡俗不入格”一路，但是，其作風更能適應現代都市新的審美意識，因此擁有層面甚廣的欣賞者和愛好者。我的畫正是吸收了他現代都市的審美意識，企圖贏得大眾的喜愛。

畫花卉時，葉子要暗一些，花要突出一些，亮一些，這就襯托出了花的精神。色中可加墨或以彩色筆尖蘸墨，一下筆就可分出深淺、濃淡來，這也叫“活色”，也可在墨葉上再罩清汁。在畫花頭時千萬不可以淡墨去烘染，這會

弄臟花的效果，而應以花的本色去層層罩染。如畫桃花，可先用白粉加紅或用紅，依次點出花瓣，中心處微留空白，也叫“氣眼”，乘花瓣未干可以用淺綠水一點，就有凹進去的感覺，花蕊用細狼毫從中心向外剔出，要筆筆挺，花的精神要從花蕊上突現出來。

古人常說：“章法要從四邊打進來”，即是說四條邊綫所構成一個整體的畫面，要會“置陣布勢”，先確定幾個大塊的面，因為這些塊面對全局起鼎立作用，潘天壽先生很善于把握全局，又注意局部的扶襯作用，所以他的畫面構成似鋼筋般打不垮。畫面構成還要把色彩、墨色濃淡都要謀劃在內，當然題款印章更是中國畫畫面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不可忽視，中國畫講求以白當黑、虛實相生、疏密、輕重、濃淡、大小、長短、橫豎……都可體味音樂的節奏。虛不是不畫，而是章法的需要，尤如音樂中的休止。虛實處理得好畫面可呈靈動之氣。

宋代的畫梅高手楊補之（無咎）對梅花的觀察可以說精辟透徹。他說：“木清而花瘦，梢嫩而花肥，交枝而花繁累累，分梢而萼蕊疏疏。立于須曲如龍，勁如鐵；發稍須長如箭，短如戟，上有余則結頂，地若窄而無盡。”他筆下的梅花有時枝閑花茂，離披爛漫，有時森空峭直，花細香舒，也畫牆角一枝梅，凌寒獨自開。隨季節、環境、心態的不同而把梅花的情態描繪得淋漓盡致。這些都來自他觀察自然萬物變化的寶貴經驗，也就是“師造化”。如果僅師古人，往往導致泥古不化。我們現在要克服千人一面的狀況，更應該深入生活、觀察自然，在幻化無窮的大自然中捕捉有生機、有活力的情與景。我們的繪畫才能充滿生機和活力。

1996年1月25日于四川美術學院



抗聯巾幗(雕塑) 王比作
HEROINE OF U.R.A.J. WANG BI

吳雨中國花鳥畫作品選

WU YU CHINESE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S SELECTION



上左：喜鵲
上右：喜鵲
下：喜鵲

上左：喜鵲圖
右下：喜鵲圖

WU YU CHINESE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S SELECTION
WU YU CHINESE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S SELECTION

